

第一章

最近江湖上最大的流言是什麼？

若到茶館酒肆這麼一問，大夥都會回答是武林盟主劍光城城主之子費如白，和風雪山莊大公子譚落塵之間的情愛糾葛。

大月朝不禁男風，且自從一位帝王堅決隆重地娶了男后以後，大月朝娶男妻之事已越來越普遍。而費如白與譚落塵可說是人中龍鳳，兩人皆以俊逸的品貌聞名於世，本來這兩大家族的聯姻，可算是轟動武林之事，誰料譚落塵私自悔婚，並且在大婚當日逃走、鬧失蹤，他的作為不只讓費如白一人憔悴，為情所傷，更讓費家大失顏面，成了武林笑柄，差點與譚家當場決裂。

江湖上許多人正看著這場熱鬧如何收尾，誰知之後又發生了一樁事，讓這場戲再掀高潮一連費如白都失蹤了。

有人說最後見到他是在南疆，看見他被神祕人追殺，重傷墜崖，也有人說他是忍受不了情傷而自尋短見。

武林盟主於是懸賞重金，只為找回他的兒子，可人人是望而卻步。

南疆位在大月朝南方邊陲，遠離中原，密林遍佈，氣候善變，但眾人不敢涉足是因為南疆隱匿著鬼醫門一派。

鬼醫門的人醫術高強，甚至傳說他們可以活死人肉白骨，卻盡是些怪邪之輩，要求他們救人得付出極大代價，而為了追求醫術，也不惜捉人試藥，一旦得罪了他們，他們報復起來更是不手軟。最有名的便是三十年前，點蒼派掌門身中奇毒前去求醫之事。

當初鬼醫門救他的代價是讓他的兒子拜入鬼醫門下，但事過之後，掌門因捨不得兒子長留南疆而毀約，誰料不過一夜之間，他活生生的兒子便成為一堆白骨，旁邊還留下一句「不守諾言，生而不得，死亦不得」。

鬼醫門此舉震懾了武林，是以，對武林中人來說，南疆是一個可怕又可畏的神祕所在。

所以雖然尋人賞金誘人，出發去南疆的人仍沒有多少，費如白遲遲沒有被尋獲。

南疆一如既往的春暖花開，天氣晴朗。

段青雲穿著一身素袍，手裏舉著一束南疆特有的月讀花，在日光下仔細查看，那紅色的花朵嬌豔欲滴，清新的露珠就要順著花瓣落下。

一旁的花農見他凝視著手中的月讀花，討好地笑道：「段先生，這些月讀花很好吧？照你的要求，是今晨採的、剛開花的，你這是要用來入藥？」

段青雲卻沒有禮貌的回個微笑，依然面無表情，他點了點頭，給了花農錢，便帶著花束走了。

段青雲不太常笑，就算笑了也只是冷笑嘲笑，厭惡他的人都說他冷血無情，他也從不反駁，因為他不在意，他並不是容易親近的人。

而且，在經歷了那麼多事後，他也許已經忘了怎麼愉快的笑吧。

一路上段青雲吸引了不少目光。素衣溫雅的男人手持嬌豔的南疆奇花，這般強烈的差異自然會引起注意，不只有猜測的打量，也少不了女孩羞澀的注視。

在鎮上的姑娘眼裏，這位居住在冷月谷的段先生長著一張十分迷人的臉孔，清雅俊逸，謫仙之姿。但長輩們卻嚴厲告誡她們要離段青雲遠一點，說他是極其危險的人物。然而追問原因，長輩們卻是欲言又止，反倒又令段青雲增加了幾分神祕感。

不過段青雲從不把這些議論或愛慕放在眼裏，並未多在鎮上停留，直接回了冷月谷。

穿過外面的花葉陣，段青雲眼前展現出另一幅風景來。

青翠山谷，奐紫嫣紅，幾間竹屋錯落林間，是十分美麗的景致，不過他無心欣賞，只是推開一間竹屋的門，那裏面躺著一個恍若沉睡的年輕男子。

段青雲默然注視男子片刻，輕輕一歎，看了看手裏的月讀花，轉身推門出去準備製藥了。

費如白醒來的時候看見了個陌生的年輕男人。

「我……在哪裏？」他聲音沙啞得令自己都嚇了一跳，隨即而來的是難以描述的火熱痛楚席捲全身，彷彿有把火在他身體裏燒。

費如白的思緒一點點清晰起來。他記得自己墜崖了，然後就是無盡的黑暗……難道說他沒死？

段青雲望著他道：「這裏是南疆冷月谷。」

「冷月谷？」費如白嘶啞的重複。

「你受了很重的傷，又身中劇毒，如果不想沒命的話，最好一動也不要動。」

「是你救了我？」費如白覺得身上那股火燒一樣的痛楚無法平息，咬著牙問：「我中了什麼毒？」

「斷情蠱。」段青雲冷冷的吐出這三個字。

費如白怔了一下，他並沒有聽說過。

「這種蠱失傳多年，十分罕見，害你的人定是想將你置於死地，不過也算你命大……」段青雲像是想到什麼，扯了扯嘴角。

「你可以救我？」費如白記得自己在南疆遇襲，那與他交手的黑衣人武功奇高，他自問江湖上能打過自己的人已經不多，卻被這黑衣人逼得墜崖，還中他毒招，那人究竟是何來歷？

而眼前這個人……凝視著段青雲，費如白有點困惑。不知為何，他對眼前連名字都不知道的男人毫無警戒之意，明明是陌生人，也或許是要害自己的人，他卻莫名其妙地相信對方的說詞。

「你想要我救你嗎？」段青雲忽然問了句奇怪的話，眼睛直勾勾看著費如白。

費如白怔了一下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「這種毒，解的方法有些特別。」段青雲看著他道，聲音如霜雪般清冷，淡淡的月光透過窗子映在他臉上，襯得他有幾分仙人之姿。

費如白這才發覺天色已黑，自己身處於竹屋之中，也不知道究竟昏迷了幾個日夜。

他細看段青雲的臉，那是一張很好看的臉，俊逸絕美，白皙清雅，但是越細看他越覺得這張臉不自然，就好像一張假臉，表情僵硬，令費如白無法抑制的覺得毛骨悚然，就彷彿下一刻這張臉就要變得如同鬼魅，那張絕美的面皮會被撕開，藏在底下的是食人的妖怪。

但是他眨一眨眼，想看得更清楚些，卻仍是俊逸出塵。

費如白深吸一口氣，轉開視線，無法理解自己這種奇怪的想像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段青雲清冷的聲音打斷他思緒。

「費如白。」費如白啞聲道。

段青雲忽然遞給他一碗褐色的湯藥，冷漠的說：「費如白，想活命的話，就把這碗藥喝下去。」費如白接過藥碗，有些遲疑地凝視片刻，忽然感覺心口一痛，恍若有什麼東西在撕咬那裏，而身上那股火熱的痛楚也越深，他忍不住痛吟出聲，連藥都差點翻了。

段青雲冷笑一聲，「斷情蠱是十分厲害的蠱毒，你若再不喝下藥，不消一刻，便是大羅神仙也難救，你的死狀會很淒慘，被蟲子吞噬，連個全屍也留不下。」

段青雲的話語太讓人心驚，費如白不假思索便喝下那碗苦澀詭異的湯藥，嘴裏殘餘的藥味讓人噁

心，他抬起頭，卻不期然對上段青雲的目光，那眼神莫名的讓他感覺壓迫窒息。

費如白想要說什麼，段青雲卻先開口了，「你有喜歡的人嗎？」

費如白怔了一下，馬上想到他此行來南疆的目的—他是為了尋找那個逃婚的人。

眼前浮現譚落塵溫柔的笑臉，費如白忽然發覺自己身體的某種變化，有些尷尬，卻又覺得古怪，不懂自己怎麼會因為想起譚落塵就有慾念，他皺眉望向段青雲。

段青雲像是早料到似的說：「斷情蠱本來就是因情而生，若要解除這蠱毒，除了湯藥，還需要做另一件事情……」他說著忽然貼近費如白，坐到他身畔，修長的身體偎進他懷裏。

費如白嚇了一跳，急忙想推開他，「你……你究竟要做什麼？」

「接下來你必須抱我，不然你還是得死。」即便說著這樣的事情，段青雲的聲音依然清冷，他的臉也還是僵硬的，毫無表情。

費如白萬萬想不到解毒還需這樣，他有些結巴的說：「我……我又不是中春藥，你這解毒的法子未免太匪夷所思……」

「如果實在為難，你可以把我想成你喜歡的人，閉上眼睛就行，反正是為了活命。」段青雲忽然握住他的手，身體也若有似無地摩擦過他的慾望。

費如白呼吸頓時急促起來，感受到自己身體的變化，他咬牙質問：「你……你到底給我吃了什麼，為什麼我會控制不了自己……」他搖了搖頭，試圖讓自己清醒。

「那藥有讓蠱蟲活躍起來的效果，斷情蠱本就會影響人的慾念，你自然不能控制你自己。不要猶豫了，若不做的話，等下你還是會被蠱蟲吞噬而死。」段青雲古怪的扯起了嘴角，彷彿有些輕蔑，認為他到這種時候還要守貞的態度很可笑。

看費如白遲遲不動，段青雲稍微退開，冷冷的說：「今日我心情好，才肯救你，你若不願，就離開這裏自己到外面死好了，省得弄髒我的屋子。」

「可是這樣……對你不好……」費如白深吸一口氣啞聲道，他當然是想活下去的，卻不想讓對方做出這種犧牲。

「難道你還想娶我？這位公子，你我素不相識，我不過今日好心救你一命，就不必你迂腐的負責了。」段青雲冷笑，眼裏有些費如白無法理解的複雜情緒。

他拉起費如白的手掌親吻上去，舌尖舔過溫熱的掌心，挑逗的意味十分明顯。

「不需要和我談情說愛，這只是救你命的一種方式，雖然你難以接受。」段青雲說得輕鬆，彷彿與人肌膚相親，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費如白明顯一震，顯然他並不喜歡這種說法。

「我……我有喜歡的人了，原本就要和他成親，你……這位公子，你有喜歡的人嗎？」

「有過，不過他死了。」段青雲看著他，眼神冷得像冰一樣。

費如白莫名心裏一痛，彷彿有什麼刺了一下，正想問說是發生了什麼事，段青雲卻打斷了他。

「你還要這麼多廢話嗎？」段青雲有些不耐煩了，語氣終於有了起伏。

「我……」費如白極其尷尬，在他二十五年的人生裏，也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，他難以做出抉擇，不自覺的拖延著時間。

段青雲見狀忽然執起費如白的手，傾身靠向他，段青雲的個頭比費如白略矮一些，伸出手剛好環住他的頸項，柔軟的嘴唇覆貼過去，極誘惑地吻過他耳垂。

赤裸裸的勾引讓費如白身體顫慄了一下，在他想要推開段青雲的那刻，他聽到對方低低的說：「別

再猶豫了，若不交歡，這躁動的蠱蟲便會撕咬你，我不會因此而對你生情，你不需要感到負擔。如果你想要一個理由，就當是慰藉彼此的寂寞，你現在心情很不好，覺得苦悶、覺得難受，那麼就盡情的發洩一下。」

費如白拉開兩人距離的手停頓住，深黑的眼眸凝視著段青雲。

他說對了一些，自己現在的確心情不好，畢竟所愛之人逃婚，拋棄了他，出門尋人結果又中暗算，這短短幾十天裏，他的人生可謂是天翻地覆的變化。

既然眼前這個陌生人都不在乎，那他還要顧慮什麼？

費如白順從身體咆哮的渴望，終於緊緊抱住段青雲，炙熱的唇隨即覆上，變成強烈的渴求，傾訴著彼此的寂寞與空虛。

兩人倒在床上，竹床因此發出吱嘎的聲響，但費如白並沒有聽見，沉浸在這激烈的一吻中，吻段青雲的感覺很美好，有點新奇卻又契合，對方似乎熟悉他的步調，輕易的配合著他。

費如白暗忖這個人大概經驗豐富，難怪對於要用這種方式解毒毫不在意……自己或許並不是第一個被他莫名其妙帶上床的人。

初醒的時候這個人一派冷淡，他覺得難以親近，聽到對方淡然的說要解毒必須與他交歡時，他更覺得此人古怪，如今……他更是看不清這個人了。

「唔……」段青雲嘴唇輕咬過費如白的喉結，隨即熱情的舔拭，費如白仰起頭，很享受這放縱的愛撫。

段青雲的手很快拉開他的衣褲，放出已經昂揚的慾望，手掌包裹住炙熱的分身，手指揉捏的力道舒服又刺激。

「啊……」費如白發出沙啞的歎息，閉上了眼，任他為所欲為。

段青雲看他迷醉的表情，柔韌的身體伏貼過去，慢慢下滑，忽然用嘴含住了那碩大的慾望。

費如白渾身一顫，只感覺段青雲高熱的口腔內壁包覆著自己的分身，對方吞吐似乎有些艱難，但他卻感覺到陌生的、誘惑的快感。

他從沒試過這樣，一來捨不得譚落塵為他做這種事，二來也有些羞澀，段青雲大膽得過分，簡直是磨人的妖精。

「嗯……」

在段青雲加速的吞吐下，費如白分身越加昂揚，酥麻的感覺沸騰著，很快便在他口中射了一回，費如白癱軟了身體，自逆射的暈眩中回神，對上段青雲幽黑的眼，他眼睛沒了之前的冰冷，反倒蒙上迷濛水光。

他的嘴角還掛著濁白液體，讓費如白紅了臉，「快吐出來，那個……」

段青雲用手指拭過嘴角，勾人的一笑一費如白一時愣住，他沒想過眼前一直沒有太多表情的人，也能露出這種神情。

「我很喜歡……啊……」

段青雲話沒說完，就被費如白用力拉住翻轉過來，壓在了身下，用力的熱吻隨即降臨，強勢又充滿慾望。

「你真是妖精。」這是一句肯定句，費如白從未遇到過像段青雲這樣放肆不掩飾自己慾望的人。除去段青雲的衣物，費如白手指開拓著他的身體，不想要太急而讓他受傷，他卻迫不及待地喊費如白進來，他甚至反過來推倒了費如白，一下坐到了他身上。

饑渴又熱切的吻隨即落到費如白身上，段青雲簡直急不可耐，扶住了費如白高舉的碩大，對準了自己股間的祕所。

「你會受傷……」費如白急促的喘息，看他急切又粗魯的動作，不敢置信他想要自己坐下去。

「那就快點。」段青雲閉著眼呻吟著，彷彿已經到了極限，迫切地想要他。

受不了這樣的誘惑，也不知是斷情蠱的影響還是什麼，費如白只覺有股狂肆的火焰在叫囂，想要佔有這個時而清冷、時而魅惑的男子，顧不得控制力道，狠狠的推進了段青雲體內，一下進到最深。

段青雲發出一聲尖叫，也是愉悅的呻吟，這彷彿是種訊號，費如白抱著他翻轉過來，架高了他雙腿，便狂猛的進犯。

「啊……好舒服……費如白……再深一點……」

段青雲呻吟著，神情嫋媚又放蕩，沉浸在性愛的愉悅中，也深深刺激了費如白。

費如白律動著，強烈的愉悅襲遍了全身，他忍不住想，原來和陌生人做愛也能如此愉悅，而不只是他，看身下人的神情，他也完全是享受的。

他開始有點明白段青雲說的彼此慰藉的含義，情啊愛啊太累人，兩個寂寞空虛的人彼此擁抱，忘卻一切的做愛，沒有任何的責任和包袱，也不必害怕是不是會被傷了心。

等到深夜，這一場激情才結束，兩個人躺在一塊兒，竹屋內的氛圍靜謐又曖昧。

「有點弄傷你了。」費如白低頭看懷中的人，眼中閃過歉疚，剛剛激烈到忘情，為他擦洗身子時才發現他的裂傷。

「交給你的藥丸你吃了吧，現在覺得怎麼樣？」段青雲不理他體貼的話語，恢復了最初的冷漠。費如白有些無言以對，運轉了一遍內息，發覺原先阻滯的感覺彷彿消除了一些，並且胸口那種啃噬般的痛楚也減輕了許多。

「身體不是那麼難受了。」他有些尷尬的道。

費如白與段青雲面對面，可以望見他幽黑的眸子，在這深夜裏帶著寒意，他整個人彷彿一塊融不了的冰塊，不知為什麼，對於他這樣的態度，費如白心口莫名有些難受。

「今日只是第一次治療，你還得喝幾次藥，我會隨著你的情況不斷改變藥方，直到蠱蟲離開你的身體，這斷情蠱才算全解。」

「那還要……」費如白實難啟口。

「沒錯。」段青雲就這樣冷冷回他兩個字。

「有沒有別的方法？」費如白試探的問。

冷得像冰一樣，卻又那般放縱自己的情慾，實在令他看不透這個人到底是個怎樣的人。而那樣親暱的事情……他實在無法坦然的跟一個陌生人一再發生。

「第一碗湯藥會令你身體裏的蠱蟲蠢蠢欲動，這時候行魚水之歡，會令牠興奮到最頂點，之後便會暫時陷入睡眠，此時再服下藥丸，便不會引起蠱蟲抵抗攻擊，等到藥性在你體內累積到一定程度，牠就無法再在你身體裏存活，只得主動離開，蠱蟲離開之際，便是你解毒之時。」段青雲淡淡的解釋，「若不交歡讓蠱蟲沉睡，用什麼藥都沒有用，甚至會讓你受創更重。」

費如白聽著皺起了眉，這個人雖然說得頭頭是道，他的身體狀況也確實比初醒時好一些，但他從未聽說過這般詭異的蠱毒和解救之法……這究竟能不能信？

一旦起了疑心，懷疑就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，費如白忍不住問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，可以解這般

奇蟲？」費如白到底是劍光城少城主，見識不算少，他雖然這麼問，心中卻已經有了答案。

段青雲冷冷看著他，忽而一笑，「你已經猜到了不是嗎？」

「你真是鬼醫門的人？」費如白詫異道。

「沒錯。」段青雲冷哼一聲，「算你命大遇到我，不然你現在已經被蟲蟲咬得死透了。」

費如白並未道謝，只是沉著臉細看段青雲的身形面容。

越是看著那張俊美的臉容，費如白越是覺得有些古怪，等確定之前那種不自然的感受不是自己的錯覺，一股寒意從心底冒起。

而他在猜測段青雲是不是鬼醫門人時，也懷疑他是不是就是那個對他下手的黑衣人，畢竟段青雲出現的時機太巧。

段青雲忽然一巴掌狠狠甩在他臉上，費如白被打得一驚，「你……」

段青雲冷笑道：「費如白，我好心救你，你現在卻在懷疑是我佈置了這一切要陷害你？」

看出對方是真的惱怒，費如白的懷疑反倒減輕了一些，想想也說不通，若是此人害他，他又何必救人，還如此犧牲……這對他一點好處都沒有呀，而且對自己施蠱，把自己打下山崖的那個黑衣人比這人魁梧許多。

一時間費如白不由心生歉疚，面頰生暈道：「對不起，是我想錯了。」頓了頓，他有禮的問：「兄台，請問尊姓大名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而我還不知道你如何稱呼。」

「段青雲。」段青雲看著他，幽黑的眼瞳裏有著費如白看不懂的神色，他只覺得他此刻的聲音有些淒涼之意，莫名的讓他覺得自己好像又做錯了什麼事。

「你為什麼要救我？」費如白心裏最大的疑問瞬間脫口而出了，他可不信什麼今天心情好這種說詞。

「我說過就是一時興起。」段青雲轉過身，背對著費如白，費如白只能看到他光裸的背部肌膚。他的皮膚也是呈現一種不怎麼正常的白色，太過白皙了，就彷彿是死人那般的白……費如白還記得兩人渾身赤裸時，月光灑在段青雲身上，那景象迷離又夢幻，可那時的段青雲越美，費如白此刻心底的悚然越深。

他繼而想起那些關於鬼醫門的奇詭祕聞，甚至有傳言他們能起死回生……段青雲會不會已經死了，是重新活過來，身上才處處透著詭異？

「唔……」想到這種可能，費如白幾乎驚懼得要跳起來了，又想到方才兩人有多親密，令他驟然想要嘔吐。

「費如白，你又在胡思亂想些什麼？」段青雲忽然轉過身，看著費如白慘白的臉，冷聲道。

費如白被他這一問，又覺得自己對救命恩人有這樣的反應很不堪，只能怔怔望著他，什麼都說不出。

「我……」他沙啞的說了個我字卻接不下去，這短短幾日的經歷，實在匪夷所思，令他無法理順，加上兩人之間的沉默令他窒息，他最後只能換個話題說。「這谷裏只有你一個人，方才你說你喜歡的人已經離世，他曾經在這谷裏陪你嗎？」

「他沒有到過這裏，這裏一直只有我一個人。」段青雲淡淡地說著，依然是面無表情，可不知為什麼，費如白卻覺得他吃過很多苦，心上竟有些憐惜他。

「逝者已矣，你是鬼醫門的傳人，有這一身醫術，應該能過得很好。」費如白想要安慰他。

「沒錯，我現在是過得很好。」段青雲看著費如白，冷冷地笑，「我是鬼醫門人，江湖上人人怕

我，但也有人不惜重金來求我，而我有了錢，可以選擇我喜歡的舒適生活。」

「你說的對，名譽金錢的確能幫人許多。」費如白輕輕一歎，他認為錢不是最重要的東西。

「你心裏在想錢不是唯一吧？」段青雲看著他，唇角微翹。

費如白點點頭，「我認為感情更重要，不過這樣的我，還是留不住心愛的人，還在成親之日被人拋棄，所以你現在可以笑話我。」而他一切詭異遭遇的開始，不過是為了尋譚落塵，為了要一個答案。

「我不會笑話你，能有感情當然好。」

段青雲的答案出乎費如白意料，令他不由得又盯著段青雲的臉看，想看出他是不是在說真心話。但費如白也不敢看他那張俊美又詭異的臉孔太久，很快就轉開視線望著屋頂說著自己的事。「我少年時曾離家出走過，後來在外遭遇事故，醒來的時候已經回到劍光城，身邊照顧我的人是落塵。落塵就是我喜歡的人，也是在成親之日拋棄我的人，我們是一起長大的。」他苦澀地笑笑。

「你不會明白，當年在醒來的那瞬看見他時，我心裏的觸動，後來我才知道自己昏迷了快一個月。

「因為事故的關係，離家那兩年的事我都不記得了，連為什麼出走也不知道，雖然我爹娘和落塵都不告訴我，但我想是為了我好吧，所以也沒有多問。」

「而且他們似乎很樂意落塵跟我在一起，大月雖然不禁男風，但我父親曾經是要我娶女子為妻的，不知為什麼改變主意……看我父親那種忍耐的表情，可能是害怕我再度離家吧，所以我想我曾經離家，可能就是為了這件事。」

「為了你喜歡男人的事？」段青雲冷冷的聲音忽然插進來，「對於你忘記的那些事，不會覺得遺憾嗎？」

「有努力想過，不過什麼也想不起來，也害怕過會不會忘記很重要的人事物，但是這幾年來都很平靜。」費如白的表情有一點迷茫。

段青雲冷嗤了聲，「因為這幾年你過得很平靜，沒有不認識的人來找你，要錢或者要情，所以你覺得自己並沒有欠下什麼債，也就不覺得遺憾，再也不試著回想。」

他說的很直接，費如白微微感到難堪，但還是坦蕩地點了點頭。

「也對，堂堂劍光城少主，欠了錢可以還錢，欠了感情要怎麼還呢？難怪你害怕。」段青雲轉過頭，注視著窗外，聲音益發冷漠。

「應該沒有那個人吧，如果有，為什麼這些年都不來找我？互相深愛的人，怎樣都不會放棄的吧？」費如白站起身，表情有點惱火，如果有那個人，為什麼他一直不來找他呢？

段青雲轉過頭，看他良久，才說：「還好沒那個人，不然你的心都變了，他也回不來了。」

費如白怔了一怔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可是你現在被人甩了，也滿可憐的。」段青雲忽然淡伸手撫過他臉頰。

費如白震了一下，因為他動作裏明顯的誘惑，而他那張俊美的臉容，在這樣近的距離，看起來更加不自然得有些令人心驚。

費如白急忙閉上眼，不敢細看他的樣子，頓時聽到段青雲冷冷的笑聲。

費如白睜眼，把他的手拿下，嘶啞的道：「我此次來南疆，並不是為了尋回戀人，或是追究他逃婚之事，我只是想要一個了斷。」

段青雲沉默的與費如白相望，費如白低聲說：「時至今日我當然明白他不喜歡我，只不過他這樣一走了之，於他於風雪山莊都無好處。我查到他在南疆的消息，所以想來做一個了結，讓他不必

再避著我。」

良久，費如白才又吐出一句，「這沒什麼可憐的，並不需要這樣安慰。」

第二章

早上費如白醒過來並沒有看見段青雲，整個白日裏他都沒有看見他，只留給費如白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他餓了可以去廚房找東西吃，不要進他的藥房亂碰他那些藥罐，也不要離開谷裏的桃花林，外面有陣法。

費如白中了毒，也沒興致亂跑，便乖乖地待在冷月谷，只把竹屋附近的景致流覽了個遍。

到了黃昏時分，段青雲才回來。

費如白見他背了一只很大的藥筐，裏面裝滿了他不曾見過的奇異花草。

段青雲依舊冷淡，只吩咐他餓了自己找東西吃，他要去熬藥。

費如白見他一頭鑽進藥房，隨後奇異的味道就從藥房那扇窗不斷飄出，費如白真是無法忍受，只得避開。

夏日的黃昏，蟲鳥呢喃，花葉飄香，這冷月谷倒真是一處美麗幽靜的地方。

費如白早上在屋裏找到一架古琴，見此刻風景正好，便把琴搬到屋外的涼亭裏，輕輕撥弄起琴弦來。

他沉浸在悠揚悅耳的琴聲裏，鼻息間忽然聞到一股濃烈的藥味。

費如白停下撫琴的動作，就望見站在他身邊的段青雲手裏捧著一碗顏色烏黑的湯藥，如果把這說成毒藥，估計也沒人不相信吧。

費如白苦笑著，知道那湯藥必然是為自己準備的。

段青雲遞過來，費如白也毫不遲疑的喝下。

「不怕我害你了？」段青雲幽冷的眸光看著他道。

「昨日是我多疑了。」費如白淡淡一笑，「那日我跌落懸崖，已存必死之心，不料蒙你所救，若非你段青雲，不要說這什麼斷情蠱，光是那些內外傷，就夠讓我沒命了，可我醒來時氣息已然穩定，擺明是你妙手回春，說難聽點，你若要我死，我早就可以死上好幾回了，你又何必為我解毒？那對你可沒好處。」

段青雲也沒多糾結於此，只問道：「你可知是誰要害你，對方連斷情蠱都使出來了，絕對是不想讓你活著，恨你入骨。」

費如白苦笑，「可能是和落塵有關的人吧。」

段青雲怔了一下，彷彿沒想到會是這個原因。

費如白歎了口氣，「我與落塵成親是兩家長輩的意思，雖然我對他一往情深，可是他終有幾分勉強，似乎總是不能定下心來，那時我便疑惑他是否真的喜歡我，現在想來他必定是有什麼事瞞著我，而且成親前幾日，我曾見過他和一個陌生男子在一起，仔細回想，那男子的身形倒是和前幾日與我激烈相鬥，又將我打下懸崖的蒙面人頗為相似。」

「蠢人。」段青雲吐出兩個字，冷冷看著費如白。

費如白怔了一下，自嘲道：「不錯，我的確是蠢，追求一份沒有結果的感情，這些年我自認對落塵一心一意，體貼呵護，結果還是得不到他的心。」

他說到心傷處，胸口又有那種熟悉的刺痛感，隨著藥性發散，衝動便也不可抑止。

段青雲聽見他呼吸不穩，知他藥性上來，默默走入屋裏，費如白追隨他身後，千言萬語無法訴說，

只得與他柔韌的身軀抱在一起。

段青雲的身體彷彿帶著藥香和奇異的冷香，令費如白心裏有些模糊的熟悉。

他們一路吻著步進內室，彼此脫下的衣物一路丟在地上，很快跌進床鋪相擁著深吻。

費如白很喜歡和段青雲接吻的感覺，柔軟而又甜蜜，誘惑卻不令人厭惡，唇舌交纏，急切地吞嚥著彼此的氣息，明明是因為斷情蠱的影響，但他卻發覺自己想念與他纏綿的快感。

段青雲熱辣而又坦率，這種縱情的歡愉在別人身上找不到。

費如白覺得這和譚落塵相處時不一樣，他似乎總能在段青雲面前展現自我，不需要做作也沒有顧慮。

「你真的很甜……」親吻著段青雲，染滿慾望的眼深深地對視，費如白啞聲道，忍不住又去含住段青雲的嘴唇，那嘴唇沾著水光，魅惑得叫人直想吞下去。

「唔……」段青雲發出勾人的呻吟，身體不安分的在他身下晃動，修長的大腿也滑過他腰際摩擦著，提出無聲的邀約。

天色並沒有黑，幔帳也沒有來得及放下，日光照在屋裏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彼此的樣子。

在淡色的床單映襯下段青雲有些冶豔風情，他有勻稱的身段，細細的窄腰好似一握便會折斷，他毫不遮掩的仰躺在床上，已經有水光泛動的眼直直地看著費如白。

「費如白……」他的聲音沙啞又挑逗，讓費如白從耳朵酥麻到心底，他抬身去親吻費如白的下巴，舌尖細細描繪他臉頰的形狀，感受如此鮮明，惹得身體泛起顫慄，炙熱的慾望也越加勃發。

費如白手指迫不及待地去探尋那密地，段青雲張開腿配合他的探進，他只伸進一指就被緊緊吸附，那密穴像有自己的意志般滑潤收縮。

「嗯……」段青雲因他手指的探訪抽插而弓起了身體，發出低低的呻吟。

段青雲柔韌的身軀有著性感的線條，肌肉也剛剛好，看得出經常鍛煉，才練出了這麼漂亮的身體，費如白暗自思量不知段青雲的武功有多高，但這不相干的思緒很快就被拋到腦後。

隨著費如白的開拓，段青雲益發熱烈的迎合，也挑逗撫摸著費如白。

此刻他白皙的肌膚在夕陽下染上些許紅暈，不若昨夜看起來那般詭異，有了些生氣。費如白看著他魅惑熱情的模樣，不知為什麼，忽然有些為這個人心痛。

他閉上眼去親吻他，很想這樣溫柔地吻他。

「費如白……快點……」段青雲喘息著，受不了他刻意的撩撥和折磨，摩擦著他的身體，想他快點進入。

費如白低低地笑，被他急切的樣子弄得慾望更熾，熱硬如鐵的分身對準幽穴，重重地推進去。

「啊……」兩人同時發出了快意的呻吟，費如白如脫韁的野馬般狂肆的律動起來。

「嗯……啊啊……」受他蠻橫的衝擊，段青雲發出了驚喘，一時有些難以適應，交合處火辣辣的痛感夾帶著巨大的酥麻快意，衝擊著他全身。「啊……輕一點……」他忍不住出聲，受不了費如白如此孟浪的攻勢。

這懇求的呻吟落在費如白耳裏反而是種引誘，他反而越加賣力的抽動。

「唔……如白……」段青雲抓著費如白後背的手指甲深深掐了進去，身體被桎梏，陷在柔軟的被褥裏任費如白予取予求，接受著他最直接的衝擊。

每一下都進到最深，段青雲感覺自己彷彿要被搗壞，因快感而痙攣的身體再也不聽使喚，思想慢慢地變得空白，只感覺得到纏綿的搖擺與晃動，只聽得見肉體撞擊的悶鈍聲響，以及頻繁進出密

穴的水聲。

本來幽靜的竹屋被淫靡的氣氛充斥，肉體的交合火熱激烈的進行，長久的重複那原始又誘人的韻律，直至最高潮。

「啊！」費如白揚起了頭，一聲低吼，灼熱的熱流射出，瞬間腦海空白。

段青雲濁白的慾液也同時射出，兩人都癱軟了身體，靠在一塊兒，高潮後的餘韻尚未退去，他們在急促的喘息間深吻，氣氛依舊纏綿。

「感覺真好……」費如白吻著他的唇角輕喃。

段青雲聽見了，伸手環住他的頸項，翻過身體，疊到他身上，更深地吻他。

「我快要不能呼吸了。」費如白笑著抱怨。

「又不是老頭子，才一次就不行了？而且你的內力應該比前幾日恢復了更多吧。」段青雲朦朧的眼睛看著他，誘惑的視線也熱辣灼人。

「你是故意的。」費如白隨即翻身壓下他，狠狠在他唇上咬了一下，手掌故意用勁捏了一下他的分身。

「啊！」段青雲叫了一聲，幽黑的眼眸瞪著他。

「段青雲，你真的很會勾引人……」費如白沙啞的低喃，忽然抱起人走下床。

段青雲摟著他脖子，任他抱著，沒有露出任何驚慌。

費如白走到了窗前將他放下，隨即勾住他腰身，將人摟到自己懷裏深深親吻。

暈紅的光芒射進來，赤裸的段青雲在光影裏看起來分外迷人，甚至不似真實。

費如白忍不住衝動的將他推到牆上按住，與他交纏深吻，胳膊抬起，手指交握在一起貼靠著牆邊，激情的慾火又燃燒起來。

「段青雲……」抬起段青雲的一條腿，費如白讓他環住自己，慢慢進入的過程讓兩人都屏息而顫慄。

高熱的內壁柔軟如絲綢，密密的包裹著自己，分身在他體內彈動，強烈的酥麻讓人眷戀，親密了一回的甬道，已經太過熟悉他的存在，因此他的推進沒有受到一點阻止。

感覺那炙熱如鐵的硬物又漲大了不少，段青雲輕吟著，雙眼迷濛地看著費如白。

費如白動情地抱起他的臀，絲毫沒有注意到即使在如此熱烈的時刻，段青雲的臉孔也沒有什麼紅暈，依舊白皙。

費如白一下將段青雲拉近自己，又狠狠撞過去，後背撞到牆上，這衝擊也使慾望進到很深，強烈的快意令段青雲顫慄，雙腿不自覺地環繞在費如白腰身，被男人壓制著不住頂弄。

段青雲有一點害怕，害怕那太過強烈且無法抗拒的激情，依現在的情勢，任費如白怎麼折磨他，他似乎都沒有逃開的餘地。

「費如白……」他有如夢囈似的，輕輕喊著眼前的男人。

費如白埋在他體內的烙鐵恣意撞擊戳刺，快要讓他抵受不住，後背撞到牆上，費如白卻還重重親吻他，勾纏著他的舌，熱燙的吻似乎可以融化一切，連呼吸都漸漸不穩。

「唔……啊……」被倏然地放開，身下又遭連連撞擊，抽動的頻率又快又狠，劇烈的摩擦帶來無限快意，段青雲仰著頭，難以遏制的低叫，身體酥麻得沒有一點力氣，如果不是被費如白抱著，早就滑倒。

「如白……」段青雲的呻吟聲越來越大，孟浪的挺動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越加用力，強壯的男人就

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，每一次的摩挲輾轉都帶來不同的刺激。

費如白深深地頂到某處，段青雲發出一聲尖叫，太過強烈的快感令他腳趾蜷曲，整個人瞬間繃緊，釋放了情慾，思緒完全空白。

沒有給他喘息的時間，費如白又對著那裏狠狠頂了幾回。

「嗚……不要了……啊啊……」段青雲迷迷濛濛的懇求，幾欲昏厥，總是冷淡的嗓音竟帶上一絲泣音。

費如白一鼓作氣的猛力抽插，火熱的精液全部迸射出來，播撒在他身體最深處。

抱著段青雲一起癱倒在地上，費如白深深的喘息，歡愉的時光彷彿停止，費如白擁抱著他不想放開，也沒有躺回床上，因為不想動，彼此的汗水交融，身體還親暱的交纏在一起，甚至分身還埋在段青雲體內沒有拔出。

費如白貪戀那被包容的感覺，這樣靜謐的摟抱在一起，好似回到家了，令他安心，不知為什麼，段青雲讓他有這種感覺。

「我想要洗澡，渾身的黏膩……」段青雲疲倦的道，推了推費如白汗濕的臉，卻看到男人眼中的溫柔笑意，那讓他的心顫動。

「待會再洗，現在不想動，」費如白笑了笑，溫暖厚實的大掌包住段青雲的手。

段青雲的手掌比他略小些，手上有很多薄繭，寫滿了故事，和他光滑細緻的身體肌膚並不搭。

「那出去吧，老是這樣……怪怪的……」段青雲動手推了推他，疲憊的聲音裏帶著一絲可疑的羞澀。費如白捕捉到了，一把將人攬過來，與他貼近，因這行動，相連的地方反而進到更深，這狀況令兩人身子都有些顫動。

「段青雲，你總讓我感覺很親近……」費如白深深地凝視他，手臂環過段青雲的頸項，竟又去吻他。

這完全是個情不自禁的吻，溫柔得連費如白都沒想過自己能溫柔如斯。他甚至覺得自己現下這些舉止已經不能用蠱毒來解釋，完全是發自內心的舉動。

明明他和段青雲認識不久，相知不深，為何會有這麼難解的行為和想法？

段青雲閉上眼，很喜歡這樣溫柔相纏的親吻，彷彿回到很多年前。

迷迷茫茫的吻了好一會兒，雙方益發情動，段青雲感覺到身體裏埋著的分身有了甦醒的趨勢，感覺到它的飽滿和火熱，感受到如此清晰的慾望。

「嗯……」

費如白緩緩地抽動了一下，帶出的輕淺呻吟卻分外撩人，費如白發覺他的喜歡，便故意慢慢深長的抽動，低低地笑，「裏面好濕好暖……」

「費如白……你心口還痛不痛？你還得服藥……」段青雲忍不住喊他，身體沉浸在這種溫情的情事中，似乎要一點點融化。

「不怎麼痛了。」費如白吻了吻他，十分喜歡他這種可愛的樣子。

不知為什麼，自己在情事上和段青雲特別的合拍，和他在一起總能全然的放鬆。

費如白想著，又重重地頂了一下，對方受這刺激，緊緊地絞住自己，那感覺真爽，密穴已經充滿了愛液，因此進出很順暢，十分的舒服。

「在地上的感覺也不錯……」費如白呢喃了一句，感覺氣力有所恢復，又再度吻住身下人的嘴唇，變成熱情的索取。他喜歡這樣正面摟抱的體位，可以看到彼此的神情，也可以感受深刻的交纏。

段青雲摟著費如白的頸項，身體打開到極致，任費如白肆意衝撞。密穴已被疼愛得紅腫不堪，無論是酥麻或是疼痛都已經感受不到，身體已經麻痺，內壁卻仍不由自主地反應，彷彿要不夠似的挽留收縮，每一次仍舊因費如白的有力撞擊，而為他綻放將他絞緊，取悅著他。

這就是愛嗎？段青雲迷迷濛濛地想。對方看作是暢快沒有責任的性事，而他卻當作愛，當作屬於自己的祕密。

「費如白，吻我……」他仰起頭，承受費如白放浪的撞擊，他熱切的吻也隨之而至。

「好舒服……」費如白感受他熱情的回應，那銷魂的幽徑收縮痙攣，每一次都給予自己最愉悅的回報。

費如白倏然抽出，再重重進入，強烈的衝擊變得越加渴切，激情的灼流滾滾而來，段青雲感覺腰身都快折斷，卻仍受這情焰的幻惑，幾乎要把在心頭徘徊千萬次的話語說出口。

好想說，如白，我愛你。好想說……段青雲迷迷濛濛地想，卻突然被深深的一頂，呼吸一窒，思緒也混沌起來。

「你不專心哦。」費如白一下抱起他，盯著他若有所思的神情。

段青雲茫然地看他，有點分不清現實和虛幻。

恍惚間，彷彿回到了許多年前，那時他也是這樣抱著他，可是眼神不是這樣，說的話也不是如此，那時候他對他說的是：青雲，我愛你。

現在呢？

費如白凝眸看著段青雲，他不懂，明明是很享受的做愛時刻，為什麼段青雲會忽然露出這麼落寞的神情？

「應該再幾次，你的蠱毒就能解了，你今日脈象又比昨日好許多。」梳洗之後，等費如白服了藥，段青雲為他把了脈，清冷的眼睛沒有看他，淡淡的說。

費如白自己運行一遍內息，感覺確實比之前好，笑了笑說：「是嗎？我才覺得這種悠閒的生活不錯，就要離開了嗎？我喜歡你竹屋附近的景致，修剪佈置得很好。」他指指窗戶外面，外頭已經一片漆黑，所謂的庭院也看不真切了。

段青雲的語調有些不以為然的味道，「你不能出冷月谷，一直在這裏不悶嗎？」

「我在竹林後面發現一條小溪，打算去釣魚，可以嗎？」費如白微微一笑，枕著胳膊道，「我可以煮魚湯給你喝，我的手藝還不錯。」

「劍光城的少城主還會做魚湯？」段青雲淡聲道，「你有這種閒心，心裏已經不難過成親之日被甩了嗎？」

費如白輕輕一歎，「我不是那種死纏爛打的男人，也不會放不開。之前跟你說過的是我的真心話。」

「你現在的表現顯得很寡情。」段青雲側身，背對著費如白，聲音聽不出喜怒。

「你不能誇獎我一句瀟灑嗎？」費如白挑了挑眉。

「我覺得你是在死撐。」

「就當你說對了。」費如白輕輕一歎，「人的感情是很奇妙的東西，雖然我可以放下，但卻仍受不了刺激，如果落塵真的和那個想要殺死我的黑衣人在一起，我心裏依然會不好受，的確是死撐。」

不過段青雲，我很高興身邊有你，還有謝謝你救了我。」

「這算是稱讚我是個不錯的床伴？」

「是，很快樂，很放鬆，沒有負擔。」費如白坦白地說。

「那是因為我不要你付出感情。」段青雲轉過身，冷淡的眼看著他，臉上沒什麼表情。

「也許你說得對，大概是因為這樣，我們才能如此輕鬆。」費如白看著他，不由得問：「我是因為落塵暫時不想談情，你呢？為什麼不去愛人？」

「我沒有感情了。」段青雲忽然站起身，走到窗邊，語調冷淡的說。

費如白怔了一下。

「我的心已經死了，無法對喜歡的人表達感情，也覺得感情這回事很麻煩。」

「段青雲……」費如白聽他這麼說，心頭忽然一痛，像被悶悶擊打了一下。

「心死了，這種問題無法醫治，我自己都治不好。」段青雲沒有起伏的聲音冷漠地說著，和他在床上的樣子判若兩人。

但這兩個段青雲，費如白已經漸漸習慣。

「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，我們倆現在一樣？」費如白靜靜地看著他。

「你可以這麼認為，但不要覺得同病相憐，不要跟我談情，我不喜歡這種把戲，蠱毒解了，你就滾出我這冷月谷，不要再回來。」段青雲冷冷地警告他。

「你……」費如白想問他為何說得這般決絕，但又覺得沒有立場。

段青雲是鬼醫門的人，對中原的武林人士來說，就是歪門邪道，足以被滅一千次的。他是武林盟主之子，兩人可以說是絕對勢不兩立的，即使他被段青雲所救，也難以改變這種狀況——唯有在這個人跡罕至的山谷中，他們才能這麼和平的相處。

「一個人在說愛你的時候，往往會表現得像是願意把心捧出來給你，但是那終究是空話，你什麼都得不到。」段青雲看著他的眼神近乎冷漠，那張俊美不似凡人的臉孔就像是面具一般，讓人察覺不到他的心思，看得人心底有幾分悚然。

「你被人傷害過？」費如白低沉的問。

「是，我相信了一個人的承諾，然而他什麼都沒做到。最後我落得一個人，被陷害被重創，過了一段豬狗不如、你不能想像的日子。」

「哪個人這麼混蛋？」費如白沒想到段青雲有這麼慘的過往，心裏莫名顫抖了一下。

「他不混蛋，他只是把我忘了，到最後我不能怪他一絲一毫。」段青雲的語氣似乎多了分淒涼。

「所以，感情就是最沒用的東西。」

「自己愛過的人真的會忘記嗎？」費如白怔怔地問。

「會，你不是就忘了很多東西嗎？」

段青雲的視線落到他臉上，他感覺自己像被指責，忍不住辯解，「我的狀況不同，是因為事故意外。」

「忘了就是忘了，而忘記了，就什麼意義也沒有，連有沒有發生過，都無法確認。」

費如白因他的話一時間感到有點窒息，他忽然想到，如果他生命中也有這樣一個人，他卻把那個人忘記了，那麼那個人現在在哪裏，又在幹什麼？

只有那個人記得他們曾經的感情，那個人不就會跟段青雲一樣受盡傷害？

想到這裏，費如白居然打了一個冷顫，因為太過恐懼。如果真的忘記，會是多可悲的事情？

「怎麼了，不舒服嗎？」段青雲看他臉色突然發白，擔心是不是他身上的毒又出了問題。

「不是……」費如白悶悶地搖頭。

又仔細的打量他一下，段青雲看出了端倪，微帶嘲諷的說：「別被我的話影響了，劍光城的大少

爺。」

「段青雲，我會不會也在無意中傷害到別人？甚至我可能不記得那個人？」費如白轉頭，幽黑的眼睛很認真地看著他。

段青雲沉默半晌，嘴角難得的微翹，淡淡一笑，「這不是你需要在意的事情。別想了，費如白，我不過在說我的事，跟你又沒關係，你怎麼對什麼都那麼認真？」

Crescent